

忆毛主席视察豆张庄麦田

刘广金

1959年4月14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武清县豆张庄视察小麦的生长情况，我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豆张庄地处永定河畔。永定河，历史上叫无定河，河水泛滥常危及两岸的人民，当地曾流传过这样的歌谣：

永定河水白茫茫，
两岸百姓泪汪汪。
地主老财享清福，
穷人拉棍去逃荒。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永定河得到治理，泛区人民安家立业，生活有了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豆张庄村广大干部群众和泛区其他各村人民一样，不怕苦，不怕累，大搞深翻土地，开荒种麦。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昔日到处是鸭秸、芦苇、大稗草的荒地，如今变成了一片片绿油油的麦海。为了农业的发展，我们村兴起了大搞科学试验的活动。干部、青年、妇女等都有自己的试验田。那一年，我刚十三岁，在少先队担任大队长。我们少年先锋队也种了五亩试验麦田，叫做“红领巾试验田”。我们少先队员在试验田里把小麦种成“红领巾试验田，迎接毛主席来参观”十四个大字。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梦想竟成了现实：毛主席真的到我们

这儿来参观了！

那是1959年的4月14日。豆张庄人民永远忘不了这个日子。这天，人们正在抓紧给麦田追肥、浇水，在试验田劳动的社员更是忙个不停。试验田中的小麦，由于下种量过大，过早封垅，为了防止倒伏人们正在间苗。下午四点钟，听说上级领导要来参观，但不知道是谁。副县长李联荫把在田里劳动的社员集合在一起，他报告了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他说：“我们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来这视察！”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在场人都欢呼起来，跳跃起来。我们一分一秒地盼着主席快来，目不转睛地望着天津的方向。一会，一列三节车厢的火车开过后，后面又开来一列挂着白窗帘的普通客车。火车慢慢停下，要不是事先规定了纪律，人们定会自发地跑到毛主席身边的。毛主席没有等待接他的轿车，而是步行着向麦田走来。当他走到试验田时，人们一眼就认出了他老人家，他头戴银灰色帽子，身穿银灰色大衣，身材高大，满面红光，看上去很健康，精力很充沛。

毛主席先走到水泵旁，亲切地与正在挖河的社员握手。并说：“你们辛苦了。”接着毛主席视察了干部试验田、青年试验田和妇女试验田。在视察妇女试验田时，走到社员刘瑞华、景桂青、曹淑芳等人身旁，亲切地问：“这麦子稠了吧？你们干什么活哪？”刘瑞华回答：“我们头一年搞试验，没有经验，下种量大了，麦子密了，我们在间苗。”毛主席用手指着说：“你间我看看。”刘瑞华用手把八寸播幅麦垅中间拔去一行，中间成为垅背。毛主席笑了笑，蹲下也一起间苗，并说：“这个办法很好，以后要注意下种别过大，

麦苗长得过稠影响小麦生长，要合理密植才能高产。”刘瑞华对毛主席讲：“以后我们按您说的办。”我们少先队试验田在妇女试验田南边，当时我们九名少先队员急得挥动着红领巾向毛主席边打招呼边喊：“毛主席快到我们这来。”毛主席听到后笑着向我们走来。没等毛主席走到，我们就一拥跑到主席身边。我激动得眼泪不住地流，不知说什么好，只是喊：“毛主席好！”毛主席笑着说：“小朋友好！”我双手拉着毛主席的手和他一起走到我们红领巾试验田。当毛主席看到我们少先队试验田的麦苗非常壮，黑油油的，特别高兴。蹲下来用手摸着麦苗，并满意地用手比划个“八”字。意思是说，可以亩产八百斤。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的试验田，又视察了永定河泛区的大面积麦田。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毛主席就要回去了，我们几个少先队员紧紧跟着毛主席寸步不离。毛主席三次挥手致意，叫人们回去，可是我们谁也不回去。欢送的人们一直把毛主席送到车上，火车缓缓的开动了，人们紧盯着毛主席坐的这节车厢，毛主席打开窗帘，向欢送的人群招手致意，人们目送着毛主席，直到看不到火车的影子，人们仍沉浸在幸福之中。

毛主席视察的喜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开，豆张庄村人激动，永定河泛区人民激动。决心以搞好生产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毛主席的关怀。当年，泛区两万亩小麦亩产超过四百斤，创历史最高水平。试验田小麦平均单产八百二十三十斤。

二十九年来，泛区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如今永定河泛区人民，正在党的十三大精神鼓舞下，不断深化改革，向小康生活水平迈进。

忆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

同志视察筐儿港北改种水稻

韩祯 肖荣贵

筐儿港北是武清县北运河以东，青龙湾河以西，沿筐儿港减河堤北一带村庄的总称。解放前，由于河水浸脱，土质碱化，且经常遭受洪水灾害。当地农业以种植高粮、稗子为主，但种不保收，当地群众以靠刮盐土淋小盐为生。

解放后，党和政府发动群众兴修水利，于1952年修筑了筐儿港碱河北堤，固定青龙湾东狼尔窝分洪口；1955年又完成了导龙凤河入北运河及汛期向大黄堡洼分洪的工程。这两项工程确保了天津工业城市和京津铁路的安全，但堵截了筐儿港地区沥水的去路，使之形成了三面环堤的三角形封闭洼地。

武清县委和县政府为改变这一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从1953年秋季就组织农村水利技术人员，在县主要领导同志冯志平、韩祯、吴荇谭、蒙兴中等带领下，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和多次派人到外地参观学习盐碱地改造的经验，从本地自然条件出发，探索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变水患为水利的途径。经过两年多的调查研究，根据搜集整理的水文、地势、土质、气象等资料，借鉴宁河县盐碱地种植水稻的经

验，以及在宝稼营村种植水稻试验田亩产稻谷350斤的实践，1955年秋，县委拟定了在筐儿港北引用北运河水洗碱种稻的方案。经广泛宣传，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中，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斗，共完成了128万立方米的土方工程，于1956年在二万七千亩的盐碱土地上种植上了水稻，并获平均亩产425斤的好收成。刘五庄、孙小屯、兰家巷、安楼、田河、杨凤庄等十几个村，当年脱贫变成余粮村，从而更加坚定了这一地区改种水稻的信心。1957年稻田面积扩大到四万五千亩，虽遭早霜，亩产仍达四百多斤。余粮村扩大到西狼尔窝、周家务及槐庄子一带。这年改种水稻的四十一个村，共向国家交售余粮六百多万斤。到1958年，稻田面积突破了八万亩。筐儿港北的盐碱沙洼从此变成了北方的小江南——鱼米之乡。

筐儿港北改种水稻后，人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吃白米，村村卖余粮，“背荆筐刮盐土、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变化受到了中央的赞扬，其名声也远扬海外。

1958年8月20日，县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派肖荣贵去北戴河向周恩来总理汇报筐儿港北改种水稻和水力发电的情况。周总理非常高兴地详细询问了改种前后的变化和这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当日将肖荣贵留在北戴河，次日随同周总理来武清县视察。

1958年8月21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陪同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从北戴河到武清县参观视察。天津市委书记万晓塘在天津站举行了欢迎仪式，武清县副县长蒙兴中在八孔闸举行了茶话欢迎

会。周总理非常风趣地向西哈努克亲王介绍了武清的特产——杨村糕干，蒙兴中同志的夫人杜绍兰，将杨村糕干做为礼品，请西哈努克亲王带给他的夫人。贵宾在参观八孔闸水力发电及电犁耕地后，驱车到西狼尔窝村参观水稻丰产田和渠道小型水力发电。陈毅同志说：这次来两大收获，一是盐碱地改种水稻，一是电犁耕地。水、电大有文章。他还说：这次来不算，秋后还要来。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后频频合十致谢，并要求将筐儿港北种植水稻的工程布局图送给他一份。八月二十五日，县委派肖荣贵去北京中南海，将此图交给了周总理的秘书顾明同志。

1958年9月16日，应驻华使节的要求，外交部组织苏联、朝鲜、越南、匈牙利、罗马尼亚等28个国家驻我国大使等外宾80余人，到筐儿港北的西狼尔窝参观。筐儿港北改种委员会主任杨联仲向外宾作了筐儿港北地区改造三年来的情况介绍。匈牙利贵宾称赞说：“这样大面积的高产水稻，在匈牙利很少，只是国营农场有，面积也不过一万公顷。在欧洲种水稻最多的意大利，亩产也不过六百公斤。你们在盐碱地上种这么好的水稻，说明你们工作做得很好。”越南大使详细地询问了水稻生长期和当地的无霜期，提问是否可按二年三熟轮作。苏联大使尤金为了纪念这次参观，与杨联仲同志合影留念，并将两包糖果交给杨联众同志转给他的孩子。

1958年10月6日，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杨尚昆、刘澜涛等到筐儿港北视察。在参观了西狼尔窝的稻田之后，又参观了该村的幼儿西。县委书记冯志平、副书记韩祜向邓小平总书记和其他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总书记一行还在周家务

村品尝了筐儿港的稻米和白莲藕。总书记鼓励武清县委要认真总结经验，再接再厉做出新成绩。

筐儿港北改种水稻是以北运河的河水为先决条件的。1958年建成密云水库，北运河水集中用于北京、天津工业和生活用水，筐儿港北失去了种植水稻的自然条件。但由于从1955年以来的连续三年洗盐种稻，大部分土质已不再碱化，特别是在改种水稻期间，新挖的渠道、新建的闸涵以及电力扬水站等水利设施，已使筐儿港地区的大部分耕地成为旱能灌、涝能排的旱涝保收的商品粮基地。筐儿港北改种水稻的历史已载入史册，筐儿港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艰苦奋斗的精神，将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中国共产党在武清的早期秘密活动

严如良 徐景花

“七·七”事变后，武清县很快沦为敌占区。1938年初，虽有东部的平自贵、中部小十百户的李天云组织的抗日武装，但都由于没有党的领导，很快被日伪军击溃。此后，日伪起用土匪头子柳世平（柳小五），组织“自卫团”、“警备队”，柳在日伪的扶植下，很快统治了全县，被日伪吹嘘为“治安模范县”。就在敌人喧嚣声中，我冀东区西部地分委，于1941年5月，决定建立“冀东西南地区工作团”，任命参加过冀东大暴动的匡达（原名纪敏斋，化名李向明，系国民党员，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为负责人，刘瑞亭（中共党员）为主任，带苏永贺（中共党员）及通讯员张存、邵继武、小刘一行六人，到香河、武清、宝坻进行隐蔽活动。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打通冀东与冀中的联络通道。

工作团组成后，先进入香河、宝坻进行联络，并派邵继武打入香河刘宋镇伪警察分局，给局长宋尚贤当勤务兵，掌握敌情。不久，匡达以教员打扮进入武清，以找老同学为名，串学校进行秘密联络，物色关系人，建立秘密联络点。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联络了一些关系，建立了一些联络点。这时，“冀东西南地区工作团”又改称“蓟宝三联合县

“西南地区工作团”，受蓟宝三联合县委领导。

1942年9月，工作团主任刘瑞亭调蓟宝三联合县九区任区长，地分委又派纪心泉（中共蓟宝三联合县县委委员）任工作团主任。纪心泉到职后，与蓟宝三联合县十区（位于宝坻西北部）干部在一起活动。

1942年10月8日，日伪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蓟县平原地区被日伪军侵占，地、县委和主力部队转入北部山区根据地。1942年12月，在蓟宝三联合县南部地区领导工作的县委常委李尚武和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余一，县妇教会干部曹建星（化名林江）、杨晓峰及警卫员李瑞信等，因北撤路线被封锁，即转移到香河商汪沟。12月5日，李尚武、余一、曹建星、杨晓峰、李瑞信等在商汪沟被敌人包围。在突围中余一牺牲，李尚武右小腿受伤，跳房后又造成骨折，突围后被转移到大何各庄秘密联络点治疗。

1942年12月间，正在养伤的中共蓟宝三联合县委常委李尚武，召集蓟宝三联合县和十区部分干部及受他指挥的“蓟宝三联合县西南地区工作团”部分成员开会，决定这三部分人，在与地、县委失掉联系的情况下，留下来就地隐蔽，坚持工作。并安排纪心泉（蓟宝三联合县县委委员、工作团主任）、季友（蓟宝三联合县十区长、中共党员）王海轩（蓟宝三联合县十区财粮助理员）三人到武清梅厂隐蔽；杨晓峰（蓟宝三联合县妇教会干部）去鲁家口小学，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隐蔽；李瑞信（李尚武的警卫员）、曹建星留在大何各庄的秘密联络点；杨秋文（化名马炳华、中共党员）张硕臣、葛天民（均为蓟宝三联合十区助理员）去宝坻南仁

寻找杨殿臣（化名鲁夫、蓟宝三联合县四基干队联络员）设法隐蔽。事后，经工作团负责人匡达到武清梅厂联络（匡曾在梅厂伪警察分局当过局员），把纪心泉、季友、王海轩三人介绍到梅厂徐作芬家隐蔽，以串校馆卖文具为掩护，进行秘密活动。杨秋文、葛天民找到鲁夫后，三人一起潜入武清县南线毫村鲁夫舅父高廷一家中隐蔽，后在大良筹办药店。1943年2月18日，在大良伪警察所对门开设“庆生堂”药店。由鲁夫当经理，葛天民当会计，杨秋文站柜，高廷一当处方医生。实际上，这个药店是我党隐蔽活动的秘密联络点。同时，又在大良附近的金辛庄马德田家开辟了一个隐蔽点。

1943年2月，由于“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后形势紧张，香河、宝坻到处搜捕八路军工作人员。工作团负责人匡达发生动摇，自己脱离工作团去北平卢沟桥小学教书。不久，在大良药铺站柜的杨秋文也被亲属找回家后被捕。在梅厂卖文具的季友、王海轩也随之妥协。此时此刻，坚持就是胜利。工作团主任纪心泉把生死置之度外，一面布置所有成员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一面做工作团内部的政治思想工作。他给大家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使同志们明确认识：敌人只能嚣张一时，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与上级党失掉联系是暂时的，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上级党。又通过指教方法，使同志们在实践中更加明确，以隐蔽形式开展工作是为了消灭敌人。同时，也必须学会保存自己。他们继续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秘密活动，争取了敌伪营垒中的一些人物，同情抗日，不当铁杆汉奸，尽自己的可能掩护我方干部。

1943年3月，蓟宝三联合县委常委李尚武、妇教会

干部曹建星，经香河县刘庆庄伪军小队长李余庆（已被争取）介绍，到香河县东王庄（现划归武清辖）小学任教。李尚武化名赵景民，曹建星化名冯雪林。他们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革命活动。1943年5月，原工作团主任刘瑞亭叛变，给打入刘宋警察分局的邵继武来信，让邵回蓟县。邵临走时到东王庄探望李尚武（李当时不在）。邵走后，李尚武发觉情况可疑，即与在大良开药店的人联系，由鲁夫持假信，以李尚武老家来信说李父病故，让李尚武夫妇回唐山奔丧为名，用轿车把李、曹接回大良药店。第二天转移去宝坻县孙庄子堡垒户。不久，又转移到武清县东梁庄陈锡武家中隐蔽。与在梅厂卖文具和在大良开药店的同志保持秘密联系。在李尚武转移时，也通知在香河县鲁家口中心小学任教的杨晓峰转移到大良药店。次日，转移到金辛庄马德田家中隐蔽。

1943年6月，大何各庄秘密联络点的管帐先生张志远（蓟宝三联合县三区区委委员）叛变，被敌人派到武清来寻找李尚武的下落。正当张在大良“庆生堂”药店门前窥探时，被鲁夫发现，引进屋内，看管起来。当夜，由纪心泉、葛天民对张志远进行控制教育。指出，李尚武没上药店来过，药店是朋友开的，不要伤害。并晓以利害，给了路费放走。此后，“庆生堂”药店这个秘密联络点即放弃使用。葛天民去金辛庄马德田家养病，鲁夫也隔十天八天的到药店打个照。

1943年7月初，蓟宝三联合县县、区干部及工作团成员李尚武、曹建星、李瑞信、鲁夫、葛天民、张硕臣、纪心泉等在宝坻县孙庄子秘密集会，分析形势，研究如何坚持

和积极找上级党取得联系。经过反复讨论之后，暂分三路。一路纪心泉、张硕臣，两人就地坚持，负责探听、联系根据地部队活动消息，与上级党取得联系；一路李尚武、曹建星、鲁夫三人去太原探亲，负责联系通往晋察冀边区的关系；一路葛天民、杨晓峰、李瑞信去承德，设法与根据地勾通联系。并约定好，哪一路与上级党联系上，立即通知另两路同志，以便早日回到党的领导机关。会后分头活动，去承德的一路，与上级党联系不上，不久又返回。其中杨晓峰继续到武清县金辛庄马德田家中隐蔽。同年8月下旬，我冀东西部主力部队乘青纱帐有利条件，下山恢复三河县南部地区。地委来人与在武清县梅厂坚持隐蔽的纪心泉等取得联系。纪心泉立即给太原李尚武等去信召回。9月初，这些同志又在宝坻孙庄子秘密集会，与地委来的陈进孝等见面，一起研究回根据地的方法。经过商量，先后分两批行动：李尚武、李瑞信、曹建星、杨晓峰为第一批先走；纪心泉、葛天民、张硕臣、鲁夫为第二批随后走。这些同志于1943年9月14日（农历八月十五）到达平三密联合县一区，很快找到地委。经过汇报、休整，分别重新分配了工作。至此，开辟香武宝地区的“西南地区工作团”暂时中断活动。

“西南地区工作团”及蓟宝三联合县部分县区干部，在武清隐蔽活动达二年之久，虽然没有发展地下党员，但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建立了堡垒户，结识了许多朋友，为1944年1月以后再次组织香武宝工作团，开辟香武宝地区打下了基础。

回忆开辟武清县路北地区的片断

宏 声

1943年1月，冀东地委决定建立香武宝联合县，组成以李尚武为团长、周润华为副团长的武装工作团，以宝坻东北地区为依托，逐步向西南扩展，开辟地区。3月建立中共香武宝联合县工作委员会，由李尚武任工委书记，周润华任工委副书记。10月，香武宝联合县开辟了香河县刘宋镇以南一带村庄，建立了香武宝联合县六区，由赵文烽任区委书记，我任区长。

为了继续向武清地区扩展，1945年1月，中共香武宝联合县工作委员会决定建立一支武清武工队。任命我为武清武工队队长。当时，武清还是敌占区，境内伪军岗楼林立，乡、保、甲组织成网，被日伪吹嘘为“治安模范县”。武工队组成时共五个人，除我和警卫员王铁华外，还有向荣、王世林，过了两个月又来了荣国。经研究决定，武工队兵分两路，向武清境内突击。我带警卫员王铁华为一路，从香河县土门楼往南往北突击，先后进入河西务以北的大沙河、小沙河及安平镇一带村庄和北运河以东齐庄、白庄、段庄、邵庄一带村庄开辟工作。另一路，由队员王世林带领，以宝坻县庞家湾为依托，往西过青龙湾河进入崔黄口以北，大良以东一带村庄开辟工作。当时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发动群众，物色

培养骨干，建立堡垒户，侦察敌情和争取日伪乡、保组织为我利用。

经过几个月的秘密工作之后，有了一些群众基础，便开始大胆的活动，配合主力部队围攻伪军据点，深入敌占区腹地，开展政治攻势，扩大抗日影响。我记得这一段时间，曾有过几次较大的战斗。

1945年5月19日，武清武工队配合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部队，攻克河北电北部的桐高村伪军据点。这次战斗是经过事先周密研究，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何能彬率领第十区队潜伏在伪军可能出援经过的地方，准备伏击增援之敌。侦察营负责包围青龙湾河畔伪军据点，引诱下伍旗据点之敌出动增援。正在青龙湾河畔伪军据点周围运动兵力时，被伪军察觉，全部伪军当即逃往桐高村据点。何能彬司令员根据敌情变化，当机立断，命令武宏率领侦察营追歼逃跑之敌。命令第十区队原地潜伏准备打来援之敌。武宏带领侦察营于当日午后一点，攻克桐高村据点，全歼伪军两个小队80余人，缴机枪2挺，长短枪70余支。

在侦察营围攻桐高村据点之敌时，盘踞在下伍旗的伪军没敢出动，只是用电话向驻天津海光寺日军呼救，要求日军派兵助战。日军当即派兵乘汽车赶到下伍旗，在下伍旗东门外架炮，企图轰击围攻桐高村据点的八路军。结果刚一试射，炮弹在炮膛内爆炸，当场炸死日军2名、炸伤数名。接着伪军又向日军呼救，派飞机支援，但日军飞机赶来时，八路军已打扫完战场，胜利转移了。

1945年6月下旬，武清武工队决定深入敌腹，向敌人展开

政治攻势，对处于武清县中心的北蔡村伪大乡开展工作，由王世林带领武工队员荣国、向荣等五人，从根据地出发，远距离突击到上丰庄，计划堵捉伪大乡长，因向导指错了地点，进入地主毛振云家中。天刚亮时，由于伪大乡长告密，驻南蔡村伪军一个小队和驻杨村伪军一个小队共约70余人，把毛家大院包围，并派兵上了毛家的西厢房。武工队员们发现敌情之后，沉着应战，先打退了上了房的伪军，伪军就从院外向院内投手榴弹，还叫喊着：“八路，你们就五个人，跑不了啦，快交枪投降吧！”武工队员们凭借墙头、房子和手中短枪、手榴弹，与敌人相持了一个多小时。因敌众我寡，又处在敌占区，武工队员们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进行突围。武工队员们先故意大喊：“快拿镐，掘开后墙！”敌人错误地以为武工队员们要从后墙突围，当即将兵力从南大门外调到院北。此时，武工队员们一齐运动到南大门内两侧隐蔽观察，见到大门口对面房上只有七、八个伪军守着，就用枪顶着帽子往外晃动，敌人以为武工队员们出来了，立刻乱枪打来，武工队员们乘敌人换压子弹之机，用手枪猛向敌人扫射，借敌人缩头躲避的一刹那，一齐冲到隔路敌人占领的房子墙根下，往东冲出村外，安全转移。这次战斗，武工队不仅没有损失，还在敌占区大震了声威，当地群众说：“七十多人，把院子围个水泄不通，瞪着眼，没看见八路军是从哪走的，真神啦！”事后，中共香武宝联合县工作委员会通令嘉奖了武清武工队。

1945年7月12日，冀中军区发动大清河北战役，重点指向武清县路南地区，为策应冀中大清河北战役，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主力部队进驻宝坻、香河。7月14日，武工队

配合五十九团二连，化装巧袭崔黄口。这次战斗，由一个排化装成日本兵，直接进入崔黄口城门，另两个排，相继尾随。当化装排指战员进入崔黄口西门，找出伪军小队长谈话时，城门岗楼上放哨的伪军，发现城外有我军行动，即大喊：“八路来了！”伪军立即关闭了大门，伪军小队长也跑向城门岗楼，我化装部队见敌情发生变化，立即从城内向敌人开枪，城外我军也及时进攻，形成内外夹击，伪军遭到我军猛烈射击后，跳下城楼逃跑，我军在追击中，俘敌十余人，缴枪十余支，随即撤出战斗。

1945年7月23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司令员何能彬率领独立团在武工队配合下，同驻河西务伪军展开了一次反抢粮战斗。当时，敌伪向群众强征暴敛粮食，并将所掠夺的粮食分别运送到伪县保安队副联队长张万芳兄弟俩开设的宝成栈粮店、烧锅（即酒厂）和敌伪仓库，我十八军分区独立团，以一个连化装成运粮群众，暗带武器，潜入河西务，先占据城门、交通道口和伪军岗楼周围有利地形，控制住敌人，大部队带领群众、车辆冲入镇内，把敌人存在宝成栈、烧锅和仓库的粮食突击抢运出来。这次反抢粮斗争，搞了一天把敌人抢去的粮食全部运回，经过这次斗争显示了我军力量，震慑了敌人，鼓舞了群众，为开辟武清地区创造了有力条件。

经过香武宝联合县武清武工队八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在主力部队的有力配合下，开辟了百余个村庄。到1945年9月，已经建立了七、八、九三个区，每个区还建立了二十左右人的区小队。同年9月，伪县保安队的一个班携械向住在土门楼的武工队投诚。

1945年9月，冀热辽区党委决定，单独建立武清县。但

当时县工委和办事处均无人，只是把各区小队和投诚的伪军编了武清县大队，任命我兼任县大队长。

1945年9月30日，冀热辽军区第十八军分区部队攻克宝坻县城后，司令员何能彬向我下达了命令：“尽快在武清县伪军内做好两三个中队长的争取工作，等我分区主力部队一到，即举行投诚。”经过分析研究，我找到武清齐庄齐五（齐与伪县保安队副联队长张万芳之父是盟兄弟），利用齐五与张万芳的关系，进行联络，经过工作，伪县保安队副联队长张万芳表示愿与我军在齐庄齐五家中谈判。谈判的时间、地点都约定好了，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还不见人来。午后，联络人齐五回来对我说：“谈判地点改在陈庄乡公所了，您是否同意？若去，双方不带警卫员和枪支。”经过武清武工队研究商量，认为，陈庄距河西务伪军据点很近，在敌人控制之下，如果去，有危险，谈判地点对我们不利。但是，形势对我有利，正义在我们这一边。最后决定，由我一人在齐五陪同下，去陈庄与伪县保安队副联队长张万芳谈判。当我与齐五来到陈庄村北时，张万芳已在村北迎接，我们一起步行到村内乡公所。一路上见到路旁场院有些化装的敌人监视，到乡公所门前，又见房上架着机枪。面对敌人惊慌胆怯之状，我沉着、冷静、果断地与敌人开始谈判。首先，我宣传了我方政治和军事形势，以及我党、我军的政策，争取伪保安队投诚。接着张万芳表示，愿意与部下商量后，率部投诚。谈判暂告结束后，当我步出乡公所时，联络人齐五与张万芳小声说：“你看八路多守信用，看你做的啥事，多丢人！”这个消息很快传出去，群众都说：“八路是讲信用的，有勇气的，一个人敢入虎穴，哪象张小三（指张万芳）这个怕死